

「尹雪艷」在文本中的含義

摘要

本文試著去解答「尹雪艷本質上為何？」此問題。。本文首先試著分析為何「尹雪艷」能作為符號上的歧義，並探討其歧異的不同，最後總結歧異不同的來源。當中將探討從不同群人對於「尹雪艷」的不同理解，分析不同理解與其族群關係，最後則是試著綜合分析其歧異成因，並解決「尹雪艷本質上為何？」此問題。

關鍵字：尹雪艷、符號、歧義、世界



一、前言

本文想分析「尹雪艷」對從上海撤退來台的流亡者而言，是否是失根情懷的具體投射，抑或是對流亡者而言，「尹雪艷」本身是「懷念」的符號？企圖藉由分析「尹雪艷」，進而瞭解此一符號如何在〈永遠的尹雪艷〉一文中，透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們，呈現不同的面貌與敘事；更了解作者是否藉「尹雪艷」映襯下的芸芸眾生，表達對於人生不同面向的關懷。

本文首先將說明「尹雪艷」此一符號的不同面向，藉以釐清「尹雪艷」所具有的多重意義。再者，藉由連結這群人所具有的特質與他們分別面對的「尹雪艷」，綜合理解為何這些人對「尹雪艷」有這樣的想法，使得這些想法都有完整的脈絡可以理解。並循作者的觀點，分析文章整體架構的分析，了解作者與其筆下人物，試著藉此方式理解更進一步理解作品。

羅蘭·巴特曾言：「作者已死」表明文章的解讀所得結論，經常包含著分析者所持有的立場、所經歷的過程。本文將以文章本身，探討「尹雪艷」此符號的歧義來源及其歧義結果之關係，分析其是否有統一意涵。

二、「尹雪艷」在文本中的不同面向

此段將討論「尹雪艷」作為符號，由不同人們所指涉的不同面向。並將其分類成「上海灘的人」、「在尹公館的流亡者」、「在台北的人們」、「作者」，說明各自對於「尹雪艷」的歧義。在此，本文將側重於分析文章中的說法，並根據這些描述，作為下一段符號分析的基礎。

（一）上海灘的人們眼中的「尹雪艷」

在上海灘的人們，可分為兩群，第一群是在百樂門舞廳的人們；第二群為上流社會的人們。然而，第一群當中仍是有差異：

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艷的檯子，但是他們卻去百樂門坐坐，觀觀尹雪艷的風采，聽她講幾句吳儂軟語，心裡也是舒服的。¹

對這些人而言，他們是想要看看尹雪艷的樣子，且期待在尹雪艷身上找到一點繁華的影子。這群人來百樂門不為別的，就為了尹雪艷，可以看出尹雪艷的地位與百樂門的招牌畫上等號。而來到百樂門的人，都期待能一窺花花世界的樣貌，做為紓解壓力的方式，而尹雪艷正符合他們對於這種慾望的投射。換言之，他們在尹雪艷身上找到了這些特質，尹雪艷未必知情，也無須知情；另一些人則展開熱烈的追求行動，「天天開著嶄新的開德拉克，在百樂門門口候著尹雪艷轉完檯

¹白先勇著，《台北人》（台北：爾雅，1983年初版，2015年四十六印）頁54

子，兩人一同上國際飯店二十四樓的屋頂花園去共進華美的宵夜」²，甚至有人「休掉了前妻，拋棄了三個兒女，答應了尹雪艷十條條件」³，對這群人來說，尹雪艷是財富、權力的象徵，誰擁有最多錢、掌控最多權力，便能掌控尹雪艷，打敗其他的追求者。

對第二群而言，尹雪艷的形象如同以下所言

每當盛宴華艷，無論在場的貴人名媛，穿著紫貂，圍著火狸，當尹雪艷披著他那件翻領束腰的銀狐大袍，像一陣三月的微風，輕盈盈的閃進來時，全場的人都好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總是情不自禁的向她迎過來。尹雪艷在人堆子裏，像個冰雪畫成的精靈，冷豔逼人，踏著風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紳士以及仕女們的眼睛都一起冒出火來。⁴

對上流社會的人來說，尹雪艷的存在就是全場的焦點。從描寫在場的人與尹雪艷的衣著以及行動，能發現尹雪艷與其他人不同，在場的人皆身穿大紅大紫的顏色，且不論男女，看著尹雪艷都冒出火來，然而尹雪艷卻身穿銀狐大袍，行動如風一般輕盈、如冰精靈一般冷豔逼人。以上都說明了尹雪艷本身特質與個人魅力與其他人不同，使得她成為眾人的焦點。

而總結來說，對上海灘的人們，尹雪艷是一個華麗的存在，因其本身的氣質與眾不同，成為眾人唯一注視的人物。這樣的受矚目，即是每個人期待在華美世界所得到的寵愛，而尹雪艷成功地獲取這些關注的眼人，使得她的存在成為華美世界的代名詞，讓人不論在百樂門或是在霞飛路上一幢幢侯門官府中，都讓人感受到那紙醉金迷的世界。

（二）在尹公館的流亡者眼中的「尹雪艷」

與上述上海灘截然不同的場景，對這些在大陸來台的流亡者來說，尹公館確實是個好地方，從「幾張老式大靠背的沙發，塞滿了黑絲面子鴛鴦戲水的香秀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進了一半，已在柔館的絲枕上，十分舒適。」⁵以及「冬天有暖爐，夏天有冷氣，坐在尹公館裏，很容易忘記外面台北的陰寒及溽暑。」⁶可以看出，尹公館對流亡者儼然是一個桃花源。流亡的顛沛流離，外面的世界變化萬千，尹公館卻是永遠不變、永遠能讓他們想起過往的美好年代，正如同他們期待在尹雪艷身上所找尋的特質。而「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⁷這種對比，不訴諸空間上的變遷，說明了這群人心中

²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5

³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5-56

⁴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6

⁵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7

⁶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7

⁷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8

「尹雪艷」最根本、最直接的價值，在於其在這群人心中的「永恆」意義

「阿媛，看看乾爹的頭髮都白光囉！儂還像隻萬年青一式，愈來愈年輕！」⁸對他們來說，「尹雪艷」的風華長存，不因時間而流逝，反觀自身，卻明白了解時間確確實實地作用在自己身上，然而「尹雪艷」猶如常青樹一般，反襯出「尹雪艷」的永恆性。

由尹雪艷領隊，逛西門町、看紹興戲、坐在三六九裏吃桂花湯圓，往往把十幾年來不如意的事而一古腦兒拋掉，好像尹雪艷周身都透著上海大千世界榮華的麝香一般，薰得這起往事滄桑的中年婦人都進入半醉的狀態⁹

而對流亡者而言來說，他們跟在「尹雪艷」身邊，就能再重溫當年美好的歲月，那些沉浸在華美世界的歲月。流亡到台北之後，過往的生活習慣因環境的差異，而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蹤，過往熟悉的榮華富貴也不復存在，但只要跟隨尹雪艷熟門熟路地帶領，就能暫時重溫他們過往的風華，藉由看熟悉的戲、吃著熟悉的飯、做著當年所熟悉的事情，彷彿過眼雲煙又回到眼前。

（三）在台北人們眼中的「尹雪艷」

對於一群想要在充滿希望的台北，獲得一絲機會的人們來說，尹公館是首選，出入的人士縱然有些已經不再被重用，其身分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認識這些人，代表著在人脈上的拓展，也代表著在事業、權力、財力上的拓展。然而，尹公館「最吸引人的，還是尹雪艷本身。尹雪艷是一個最稱職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他都招呼得妥妥貼貼。」¹⁰看得出「尹雪艷」的交際手腕高超，對人的態度合宜有禮，呼應了在上海百樂門時，「不多言、不多語，緊要的場合插上幾句蘇州腔的上海話，有中聽、有熨貼」¹¹應對到位的形象。對於在台北想獲取權力的人來說，過往掌權的人尚未完全退位，而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多認識有權力的人士，讓自己的道路更為順遂。

而徐壯圖作為一個新興的商業鉅子，在台北市的工業化中順勢而起，正如同大多數人一樣，是時勢所造出的英雄，讓人能一窺台北萬千機會的年代。藉由徐壯圖與「尹雪艷」的互動，看到「尹雪艷」吸引人的地方。

在席上，尹雪艷坐在徐壯圖旁邊一逕殷勤地向他勸酒讓菜，然後歪向他低聲說道：「徐先生，這倒是我們大司傳的拿手，你嚐嚐，比外面館子做得如何？」用完席後，尹雪艷親自盛上一碗冰凍杏仁豆腐捧給徐壯圖，上面卻放著兩顆鮮紅的櫻桃。用完席成上牌局的時候，尹雪艷經常走到徐壯圖背後看他打牌。徐壯圖牌張不熟，時常發錯張子。才是八圈，徐壯圖已經

⁸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8

⁹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9

¹⁰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1-62

¹¹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4

輸掉一半籌碼。有一輪，徐壯圖正當發出一張梅花五筒的時候，突然尹雪艷從後面欠過身伸出他那細巧的手把徐壯圖的手背按住說道：「徐先生，這張牌是打不得的。」¹²

吃飯時的夾菜與咬耳朵，這樣親密肢體與言語互動，是很難發生在兩個剛見面的人身上的，除非是其中一方對於習慣藉這樣的動作來拉近距離。而在文中能發現幾乎都是尹雪艷主動作出動作，以示友好；而在牌桌上，平常不介入牌局的尹雪艷也主動欠過身、伸出手來協助徐壯圖。最後，徐壯圖也的確對於尹雪艷留下了好印象，相約之後再研究「麻將經」。

然而，對這些人的家人而言，他們似乎不那麼在意事業，反而更在意身體與家庭，對於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信，如同一般人一樣，而這正是徐壯圖的太太的最佳寫照。而對徐壯圖的太太而言，尹雪艷並不具有好形象，甚至是「妖孽」的代名詞。「徐壯圖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著大門，兩色一天天消瘦，眼睛凹成了兩個深坑。」¹³此句作為時空轉換的第一句，讓人思考徐壯圖太太為何身形上有如此的變化，當她的乾媽問起原因時，

徐太太滿著淚斷斷續續地述說到，「……誰知道打上月起，我們徐先生竟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經常兩晚三晚不回家。我問一聲，她就摔碗砸筷，脾氣暴的了不得。前天連兩個孩子都挨了一頓狠打。有人傳話給我聽說是我們徐先生外面有了人，而且人家還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親媽，我這個本本分分的人那裡經過這些事情？人還撐得住不走樣？」¹⁴

能解讀出，是徐壯圖的改變導致家庭、夫妻失和。而徐壯圖的改變，是來自於認識「尹雪艷」，使得原本年輕有為、前途光明、努力拚事業的新興實業鉅子，變成了徹夜未歸、脾氣暴躁、是家庭為芥土的人。在徐壯圖太太與她乾媽眼中，「尹雪艷」儼然就是破壞家庭關係的主因，是狐狸精的代名詞。

（四）作者眼中的「尹雪艷」

作者在一開始即言「尹雪艷總也不老」¹⁵樹立「尹雪艷」獨立於時間而存在的形象；「尹雪艷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艷有她自己的拍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他的均衡」¹⁶，樹立「尹雪艷」獨立於空間而存在的形象。描寫身形時，總不離「銀白」、「雪白」等詞彙，與平常人的大紅大紫有所差異，塑造出一種脫俗的形象。描寫動作時，會穿插「風」、「輕盈」此等譬喻，顯示出其存在似乎是

¹²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6

¹³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6

¹⁴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8

¹⁵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3

¹⁶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4

沒有實感，不是確實的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是超然於世界的存在。而描寫氣質時，會提及「女祭司」、「觀世音」等詞彙，表現出猶如神性的氣息。

三、「尹雪艷」符號意義分析

本段將探討不同的人們為何會對「尹雪艷」產生各自的解讀。分析不同的人們其背後的所隱含的價值觀、理念，以及他們為甚麼會這樣看待尹雪艷？，讓我們可以完整了解，在這樣的價值觀下，他們會對於尹雪艷產生什麼看法？

（一）奢華、上等生活的代表

對於上海灘的人們與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來說，他們的眼中只有現在與未來，過去是不管的。不是因為他們能超脫過去，而專注於現在與未來，而是他們從未擁有過去，那些過去就算再輝煌，都不是屬於他們的時代，而他們能把握的，就只有現在與未來。而驅使他們努力追求的動力，就是對於「美好」的想像。而這樣的「美好」，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真實存在的，而是只存在於人的心中。然而，我們卻能夠在他們面對「尹雪艷」時，發現這些「美好」的影子存在，不論是花花世界的嚮往、權力及財力的追求、或是身為一個不同於環境的存在。

然而，這些卻真的是「美好」嗎？花花世界的嚮往、權力及財力就是美好的保證？王貴生為了「尹雪艷」努力追求財富，最後因為官商勾結而被槍斃；洪處長拋家棄子，捨棄了多少東西終於換得「尹雪艷」，最後也是落得一年丟官，兩年破產的下場；徐壯圖變得脾氣暴躁，搞砸了家庭關係、職場關係，最後死於一把扁鑽。難道對於美好的追求，都一定伴隨著失敗與不幸嗎？

思考這群人與「尹雪艷」的關係後，會發現對這群人，「尹雪艷」會出現這樣的形象是無可厚非的。這群人沒有過去的包袱，他們只會在意也只能在意現在與未來，看到「美好」的事物時，過往並沒有那樣的經驗，使得他們會認為那些美好是屬於現在甚至是屬於未來，進而對現在或是未來懷抱一種「美好的想像」。對這群人來說，「尹雪艷」正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他們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

（二）對於過往美好生活的留戀

對於一群失落的人——在尹公館的流亡者——來說，或許這樣的慰藉是需要的。並不是每一個人在歷經了萬紫千華的世界之後，都能夠重建失去的自我價值，過往的一切固然美好，但最令人落寞的是那些都成了往事，讓人真懷疑那一切到底是否切實地存在，甚至會令人懷疑那是否都只是一場夢。但看著尹雪艷，過往的那一切卻又都歷歷在目，是過往美好的證明。都能夠再找回自己所屬於那個美好年代，而彷彿現在的世界都只是一場不切實際的夢。

當這群人必須時時刻刻回顧那些榮華的大千世界時來維持自我價值時，慰藉

——尹雪艷——的存在就變得需要，而「尹雪艷」的永恆性由此而生。只要這群人沒有面對現實的一天，他們就需要這樣的慰藉來維持自我的價值，讓自己能在這世界上苟延殘喘下去。換言之，他們是依附在慰藉上生存的，而非現實，使得自己與這慰藉幾乎是同一個存在。

然而，對於一群失落的人來說，這樣的慰藉也應該是同一個嗎？慰藉也如同美好一般，是基於個人的生活經驗而建構出來的，當每一群人都做為不同的個體生活著時，個人的生命經驗應該不同於他人，但這群人卻共享著「尹雪艷」這個符號，作為「美好的慰藉」。彷彿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都一樣，個體與個體不再有差異，成為一個完整的群體，憑藉著「尹雪艷」而生存著。

這群人與上海灘的人們、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有著決定性的不同，因為這群人有過往的包袱。對他們來說，最輝煌的年代都是屬於過去，在上海的日子永遠不比在台北的日子，不僅是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所造成，也因為他們自身就嚮往著過往的生活，而「尹雪艷」的存在即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而言，從過往到現在，「尹雪艷」都是永恆地存在，在過往是繁華的象徵，在現在更是成為變遷後心靈上的重要慰藉，使得他們看「尹雪艷」，總帶著一份懷舊情懷。「尹雪艷」的存在，就映照出他們對於過往美好的留戀。

（三）破壞平靜生活

對於一群普羅大眾——以徐太太與她乾媽——而言「尹雪艷」就這樣無由來地闖進她們的生活。以一種很不友善，甚是可以說是侵略性的方式介入他們的生活，打亂了原有的生活步調，甚至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原本平靜的生活消逝得無影無蹤。這讓他們開始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不知道心靈上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變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做出甚麼樣的回應，是該順應這個改變，抑或是努力扭轉這個在她們眼中已經變質的生活。

然而，這樣侵略性的事件都是來自外在事物的變化嗎？有沒有可能這樣巨大的改變，是來自於普羅大眾自己本身。換言之，就是自己改變了，使得看身邊周遭的人也有所不同，導致原本的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所不同。彷如只要「尹雪艷」這樣的「妖孽」消失在這世界上，她們眼中的世界永遠都會是平安的。

對普羅大眾而言，當自己所熟悉的一切被破壞的時候，比起順應，會更希望一切能回歸到過往的平和，讓世界回到原本印象中的生活經驗。然而，在面對這樣的劇變，不論是來自於外在或內，她們能做的只有求助於宗教力量——離他們最近的救援。期待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改變這一切，藉由測八字、唸經祈福以及許重願來解決這個對她們而言過於龐大的問題。讓這一切能有所改變，讓原本所熟悉的人事物回來，使生活回歸平靜。「尹雪艷」此時作為生活平靜的破壞者，而普羅大眾唯有向宗教求援，才能獲得救贖。

（四）神秘性、宗教性的色彩

「作者在描述「尹雪艷」時，幾乎離不開『白』字」¹⁷這是歐陽子對於作者心中的「尹雪艷」的解讀，認為大量地使用風相關的詞彙、神秘性色彩的詞彙、顏色，在暗示「尹雪艷」非人的特質，甚至是死神的特質。

歐陽子曾依上述的描述而言，並加上許多其他的場地、物品、氛圍的描寫，來說明作者眼中的「尹雪艷」是死神、幽靈¹⁸。然而，若是如此，又該如何解釋人們怎麼會出現對於「尹雪艷」有如此多元的意義解讀，使「尹雪艷」與死神形象大相逕庭？本文將於下段探討為何不同人對於「尹雪艷」有不同的解讀。

四、 結論

思考為甚麼這一群人會對於「尹雪艷」產生共同的印象，此一印象卻與另外一群的印象截然不同，會發現這些印象，以及產生這些印象的人們，彼此間大相逕庭。每一群人對於「尹雪艷」的印象不同，是明顯可知的，而且這也是為甚麼「尹雪艷」是作為符號被每一群人解讀的主因。然而，卻剛好有這麼一群人，明明各自的生命經驗應該都有所不同，然而產生的印象卻全然相同，這是令人該思考的問題，但在考察全文之後，可以發現會有這樣的印象並非巧合。

所有只關注於現在與未來的人不一定有對於美好的共同想像、所有失落的人不會需要同樣的慰藉，與所有平靜生活的人不一定都是因為家庭被破壞是一樣的，都是作者故意刻畫出的形象。說到底，這幾群人只存在於作者心中，是作者對於世上所有人的想像、對於大眾的理解。作者將世上所有人分類，加上對於各自族群的想像，設定了他們該面對的問題，以及他們會做出的反應，從中呈現出自己的意念。

藉由描述不同群體與尹雪艷的關係，轉達給我們作者自己的想法。除此之外，作者在建構的「尹雪艷」的印象時，也隱含了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讓大家對「尹雪艷」懷抱著什麼樣的印象、什麼樣的理解。因此，所有對於不同的人們怎麼理解「尹雪艷」這個符號而成的印象，都不是屬於那一群人的理解，都不存在，而是屬於作者的理解。作者藉由建構「尹雪艷」這個符號，上海灘的人們、在台北的人們如何看待「尹雪艷」，來建構出一個屬於作者眼中的世界。

當我們理解至此，那也能解釋為甚麼「尹雪艷」是被符號化的，每一群人都有能共有屬於自己那一群所理解的形象，並且與其他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作者刻意的安排，試圖將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與所知道的不同看法，藉由不同群人對於「尹雪艷」的解讀，讓讀者理解作者心中的不同看法。換言之，「尹雪艷」一方面像鏡子，反映出每一群人對於自己所在意之事的理解，每一群人包含了裡面的每一群人以及作者本身。

上海灘的人們與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來說，「尹雪艷」反映了他們懷

¹⁷ 歐陽子著，〈〈永遠的尹雪艷〉之語言與語調〉，《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45

¹⁸ 歐陽子著，《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40

抱著希望；在台北的流亡者們來說，「尹雪艷」反映他們難以忘懷過往的美好；對普羅大眾而言，「尹雪艷」是破壞平靜生活的代表；作者在描述「尹雪艷」時，經常使用虛幻飄渺的詞彙，也常使用一些帶有宗教性、神話性的說法，象徵著作者對於世界也是有超脫的態度，抱持著「一切皆空」的思想¹⁹。

「尹雪艷」，其本質並不可知，然而最接近的說法應該是「尹雪艷」就如同世界本身，反映著作者心中的每群人是如何看待它。不管是上海灘的人們、在尹公館的流亡者們、在台北的人們、甚至是作者對於「尹雪艷」的描述，都是作者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尹雪艷」的歧義形象，其實就是作者對於這個世界所懷抱的不同觀點。

五、 參考書目

白先勇著，〈永遠的尹雪艷〉《台北人》（台北：爾雅，1983年初版，2015年）

歐陽子著，《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天下遠見，2008年）

曾秀萍著，《孤城·孽子·台北人》（台北：爾雅，2003年）



¹⁹ 歐陽子著，《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27